



如果让30年前的我介绍家乡,大概也只会寥寥数语,然后陷入沉默——那时的我,好像真的找不到太多亮眼的词,来形容这座被煤尘裹住的北方小城。可时光是最神奇的画笔,一晃30年过去,这座小城早已在时光里悄悄换了模样,曾经的烟尘渐渐散去,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与热烈,正一点点被看见,而最先被记住的,永远是刻在大同人骨子里的味道,是那一口口让人念了又念、吃了就忘不掉的烟火滋味——

吃在大同

□ 孙丽

大同是我出生的地方。

记忆里的大同,是煤车驶过扬起的漫天烟尘,是课本里那个带着厚重工业底色的煤炭重化工基地,就连大名鼎鼎的云冈石窟,也只是一尊尊蒙着尘土的佛像,安静地立在时光里,鲜少被少年的我真正读懂。如果让30年前的我介绍家乡,大概也只会寥寥数语,然后陷入沉默——那时的我,好像真的找不到太多亮眼的词,来形容这座被煤尘裹住的北方小城。可时光是最神奇的画笔,一晃30年过去,当我再回头看这座小城,才惊觉它早已在时光里悄悄换了模样,曾经的烟尘渐渐散去,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与热烈,正一点点被看见,而最先被记住的,永远是刻在大同人骨子里的味道,是那一口口让人念了又念、吃了就忘不掉的烟火滋味。

为什么要从美食说起?因为在我身边,所有来过大同的朋友,对这座城的评价永远绕不开“吃”字。用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说,就是“爱就一个字,我只说一次”,而这个字,就是“香”。不是那种刻意营造的美味,是刻在食材里的鲜,是熬在骨汤里的醇,是炒在铁锅里的热辣,每一口都带着北方独特的酸爽,吃下去就再也忘不了。

我有个在央视工作的朋友,每次和我联系,开场白永远不是“最近忙不忙”,而是先报一串菜名:“我又馋浑源凉粉了,还有你们家楼下那家羊杂,想那口想疯了。”不管聊到什么话题,她总能绕回吃的上面,说来说去还是那句“我就馋这口”。每次我都笑着邀她来“现场解馋”,说一定要吃到她满意为止,可真正让她记忆犹新的,从来不止是味道本身。去年国庆长假,她和团队一行七人来大同,遇上了节假日的车流高峰,堵在路上的时候,原本以为会烦躁不已,没想到路口执勤的大同交警,看到外地牌照的车,主动上前问他们是不是来旅游,拿着地图给他们规划绕行的路线,连附近哪家餐厅人少、哪家的菜地道都给他们说了个明白。后来去饭店吃饭,服务员听说他们是来玩儿的,不仅热情介绍大同特色菜,还贴心提醒:“你们几个人,点两三个硬菜就够了,别点多了浪费,吃不完打包也不方便。”住民宿的时候,老板怕他们找不到地方,特意提前给他们发了美食地图,连早上哪家的麻叶最脆、哪家的豆腐粉最地道都标得清清楚楚。回来之后,她跟我念叨了好久,说那趟大同之行,吃的每一顿饭都热乎,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热情,连带着那口美食,都比平时吃得更香了几分。

这样的故事,在我的生活里从来不是个例。太原的几个朋友,几乎每年都

要组队来大同“打卡”,嘴上说来找我玩儿,其实行程里一半都是吃。早上起来,先去老巷子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,配上刚出锅的油饼;中午找一家老字号,点一份刀削面,浇上满满的肉卤;下午再逛到古城里,买一份黄米凉糕,啃一个兔头;晚上的重头戏,永远是大同铜火锅,炭火慢煮,骨汤沸腾,丸子、烧肉在锅里咕嘟作响,配上本地的黄糕,吃到心满意足。从开了几十年的老字号,到藏在巷子里的网红小店,再到街边推车的路边摊,他们一家都不肯落下,每次来都吃到撑着肚子走,临走前还要打包几份兔头、凉粉,带回太原给家人尝。有一次,阳泉的同学带着爱人来大同玩儿,我带着他们逛古城,走在东南邑的巷子里,她的惊叹声就没停过。看到文创店要进去看看,遇到卖吃的小店更是走不动路,刚出炉的老大同点心、酸甜的杏皮水、软糯的“蜂窝煤”蛋糕,每一样都要尝一尝,到最后她的旅行袋里,一半都是在大同买的吃的。临走的时候,她笑着跟我说:“我感觉阳泉被大同甩出了20年,不管是街景还是吃的,都太让人羡慕了。”虽然知道她是带着玩笑的语气说的,但那一刻,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,真的让我心里暖烘烘的——原来,我的家乡,早已在时光里悄悄成长,变成了让人忍不住夸赞的模样。

人们常说“民以食为天”,对于很多人来说,美食从来不止是填饱肚子的东西,是藏在烟火里的乡愁,更是安抚旅途疲惫的良药。老话讲“吃饱了不想家”,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。当你在陌生的城市里,吃到一口热乎的、地道的美食,那种踏实感,是任何风景都给不了的。而大同,就是这样一座能让人安下心来城市。

说大同人“爱吃”,其实不如说,大同人把对生活的热爱,都揉进了一日三餐里。就像大同人的性格,不张扬,不炫耀,却有着一股子默默努力的韧劲儿,这种性格,也藏在美食里,藏在这座城市的骨血里。就像大同刀削面,没有花里胡哨的摆盘,只有师傅在案板前手起刀落,削出的面条中间厚两边薄,煮出来爽滑筋道,浇上熬得浓稠的肉卤,一口下去,全是踏实的满足。浑源凉粉也是如此,看似简单的一碗凉粉,却藏着讲究,土豆粉做的凉粉,配上特制的辣椒油、老陈醋,再加上莲花豆、香菜,酸辣爽口,夏天吃一碗,浑身都透着清爽。还有大同铜火锅,骨汤是慢熬了几个小时的,丸子是手工打的,烧肉是先炸再炖的,每一步都不偷懒,炭火慢煮的过程,就像大同人的性子,不着急,慢慢来,把日子熬得热气腾腾。

大同人就是这样,从来不会大声嚷嚷着说自己有多好,只是默默把日子过好,把家乡建设好。就像这座城,曾经为了祖国的建设,源源不断地输送煤炭资源,那时的它,是煤都,是工业基地,它不声不响,扛下了重任;后来城市转型,它没有停下脚步,而是悄悄褪去煤尘,把古城修复得古色古香,让云冈石窟的佛像重新焕发光彩,把曾经的工业烟尘,变成了如今的蓝天白云;就连美食,也在悄悄变化着,老字号保留着地道的老味道,新派的小店也在传承里创新,让更多人能尝到大同的烟火气。

大同人好像从来都这样,不管遇到什么,都不慌不忙,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。就像那碗羊杂,骨汤熬得越久越香,日子熬得越久越有盼头。他们不擅长说漂亮话,只会用一碗热乎的面、一口沸腾的火锅、一句贴心的提醒,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;他们不擅长炫耀,只会用双手把家乡变得越来越好,让每一个来过的人,都忍不住为它点赞。云冈石窟的佛像在这里坐了千年,看着这座城从北魏的繁华,到后来的兵荒马乱,再到如今的烟火升平;看着煤车驶过的泥泞小路,变成了如今宽阔的柏油马路;看着曾经蒙尘的古城,变成如今的宜居城市。而不变的,是大同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,是藏在美食里的烟火气,是对生活最朴素的爱。

如今的大同,早已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个小城了。古城墙下,有人散步聊天;云冈石窟前,有游客驻足惊叹;巷子的小吃店,永远飘着诱人的香气。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,为了云冈的佛,为了古城的景,更为了那一口口让人朝思暮想的大同味道。而每一个来过的人,都会被这里的烟火气打动,被大同人的热情感染,然后带着满满的回忆离开,心里藏着一句“下次还要来吃”。其实大同人哪里是“爱吃”,不过是把对生活的热爱,都藏在了这一口口烟火滋味里;这座城哪里是突然变好了,不过是一代代大同人,像熬骨汤一样,慢慢熬,不声不响,把日子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。就像那句《大同不争》里说的,大同不争,不抢风头,不事张扬,只是默默往前走,把难处自己扛,把日子自己过好,用一碗热乎的面,一锅沸腾的火锅,招待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,也温暖着每一个在这座城里生活的人。

这就是大同,一座藏在烟火里的城,一座用美食留住人的城,一座不声不响,却悄悄发光的城。而我们对它的爱,也藏在每一口热气腾腾的食物里,藏在每一次和朋友说起家乡时的骄傲里,藏在这座城一步一个脚印,慢慢变好的时光里。

父爱如山

父亲是一片天

□ 张勇

父亲,是老屋的一粒种子
春天,破土出芽
伴随阳春的光芒
默默生长老屋的渴望
老屋的眼神,灿烂明亮
一双双充满春光

父亲,是一株
顶天立地的大树
在夏天,枝繁叶茂,撑起
一团碧绿,遮风挡雨
筛落一片片炽热的阳光
让夏日翠绿的童话疯长

父亲,是秋天的一株庄稼
风吹日晒,磕磕绊绊
但最终丰盈
一个饱满的秋天
沉甸甸,金灿灿
老屋的笑容灿烂

父亲,是冬日的一座大山
寒风吹不透,大雪压不弯
顶天立地,撑起老屋
一片蓝天

我的父亲

□ 冷芊芊

像暮年的英雄
戴着生活的镣铐
还乐观地叮咛我
要把每一寸阳光沐浴好
他依然矍铄,不服输
但那抗争岁月的芒,已被
光阴软化成眸中慈祥的光

他低声对我说
趁着还年轻也要适当地
打扮打扮自己
他说的时候嗫嗫诺诺
好像是对曾经
过分严苛孩子的一种忏悔

那一刻,父亲低低的声音
在我心中,浩荡成
父爱的千军万马



■ 投稿邮箱: dtwbzj@163.com